

给永远比拿快乐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赏析

孙新运

孙新运 1966 年 9 月出生，辽宁省丹东市人，获沈阳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获辽宁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曾在辽宁师范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辽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出版专著《蔡楠小说论》《解读杨晓敏》《孙新运评论集》，发表过 30 余篇学术论文，主持过多项省级研究项目。

修辞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2013 年获得金麻雀奖理论类提名奖，被评为 2013 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是一篇主题深刻，艺术性很强的小说，小说的主题是在探讨到底什么才是真爱。在现实世界中，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交换才能得来的，包括爱。更有甚者，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不是用公平的交换来完成，而是明抢豪夺。作者追求的是无私的爱，是自我牺牲的爱，这种看起来觉得很不公平，但是这也是作者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胸襟，伟大的精神。在小说的结尾，何家安没有用手编草蜢和小女孩交换黄色的小野花，他把草蜢送给了小女孩。昭示人们要无私地奉献爱，让自己的心灵有一个可以安躺的港湾，人们要学会无私地奉献。作者通过小女孩嫩白的手上同时拿着一朵黄色的小野花和一只手编的草蜢，来表达作者的期望，

不要再污染了纯洁的孩子的心灵了，犹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吧！”让孩子明白：给永远比拿快乐。

一、小说的主题

（一）关键词

陈赞一的小说《浪》通过几个关键词揭示小说的主题，在小说《浪》中有的词语出现的频率很高，应该称之为关键词，关键词是指能够代表或反映某一主题或概念的词语，它们通常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代表性。关键词可以帮助读者快速找到所需的信息，在阅读中关键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连接作家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无形纽带。

1.兄弟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中的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兄弟”，小说中大头一直说他和何家安是结拜兄弟，结拜兄弟是指通过一定的仪式或约定，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的一种如同亲兄弟般的深厚友谊和合作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结拜兄弟是一种社会交际习俗，通常发生在异姓之间，他们可能因为共同的兴趣、目标或者经历而走到一起。这种关系往往超越了普通的友情，更像是一种家族内部的关系。结拜兄弟虽非血亲，却情同骨肉，真心相待，同心协力，肝胆相照，互帮互助，同舟共济，共同抵御风雨。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中，大头一直说他和何家安是结拜兄弟，但是大头对何家安的态度，所作所为简直是对结拜兄弟的亵渎，让人不忍卒读。

在孤儿院期间，何家安和大头住在同一个寝室，大头手里有两张邮票，何家安喜欢大头手里的邮票，想让大头给他一张，大头坚决不给，何家安说你有两张，给我一张吧，大头说“两个又怎样？都是我的。”何家安说：“姑娘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好兄弟。”大头说：“好兄弟，好朋友又怎样，总之这两枚邮票是我的，你不能拿去。”何家安说：“你要怎样才能给我呢？”大头说：“除非你拿其他邮票来交换。”何家安说：“可是我没有邮票啊！”大头说：“没有就不用说，快点儿睡呀，不然姑娘又要骂你了。”作者详细叙述了他俩的对话，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表现了大头小时候对何家安的态度和做法，为长大后大头对何家安的态度和做法埋下伏笔，以便后面进行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大头有两张邮票，不管何家安如何恳求，大头就不肯与何家安分享，当何家安说他们是好朋友，好兄弟时，大头反驳，好朋友，好兄弟又怎样，我的就是我的，我即使有两张也不可能给你，如果实在想要就来交换，你没有邮票，说什么也没有用。态度之坚决，简直到了冷漠无情的程度。

等长大后，大头和何家安一起去做学徒，大头一直把应该由他来做的工作，推给何家安来做。每当让何家安帮他做

应该属于大头的工作时，都会问：“我是否你的结拜兄弟？”何家安回答“是”，大头就说：“我对你很好，情如手足，是不是？”大头都不等何家安回答就接着说：“是就行了，一场兄弟，我对你那么好，你帮我烧菜吧，我佳人有约。”大头口口声声说他是何家安的结拜兄弟，是好朋友，何家安就应该帮他做工。他小的时候在孤儿院是怎么说的，好朋友，好兄弟又怎样，我的就是我的，你想要就交换，没有说什么也没用，现在他又这样说。大头口口声声说我们情同手足，他对何家安那么好，这是真的吗？根本就不是，这就是谎话，大头说谎话脸都不红，心都不慌，真是一个无耻之徒。

并且因为大头和何家安是结拜兄弟，阿满和何家安是师兄弟，他们理所当然占有了仅有的四张功夫凳睡觉，而何家安就睡在地上，并且在门口的地方，方便晚上关门和早上开门，大头和阿满简直太欺负人了。更有甚者，当了师傅以后，大头和阿满依然这样对待何家安，更可笑的是老板最后还把何家安开除了，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当大头向何家安借钱，让何家安有多少就给他多少，当何家安沉默不语的时候，大头就说：“怎么，一世人两兄弟，我对你那么好，你也不帮我，你怕我没有钱还吗？”何家安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大头就说那就把钱借给他，何家安就把钱借给了他。大头借何家安的钱一直到他的儿子满月的时候都没有还给何家安。何家安想和带金结婚，就向大头要钱，

大头恼羞成怒地说：“什么，要我还钱？你不是不知道，我刚生了孩子，哪有钱还呢？”这真是拿着不是当理说，真是强词夺理，真是一点体面都不要了，也是太恶毒了。当他看见何家安皱着眉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又改变了策略，用软的手段，用道德绑架何家安，说他们从孤儿院开始就是朋友，他对何家安那么好，不要因为金钱伤了感情。最无耻的是，大头还说带金真的爱你，没钱也跟你，如果不爱，用金钱买来的感情就不要了。无耻到了极点，大头自己结婚的时候，把人家何家安所有的钱都拿走了，到现在人家要钱还不换，现在又来说这些不咸不淡的话，真实令人发指。

后来何家安认识了红姑，红姑是大头的旧相好，像何家安这么憨厚老实的人，怎么会去认识大头的旧相好，这里说不准还是大头的牵线搭桥的，大头真是阴魂不散，他夺走了何家安所有的钱，又让他的旧相好来继续榨干何家安，最后害得何家安变成残疾人，靠领救济金生活，这哪里是结拜兄弟做的事，即便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有仇的人，也不能做得如此决绝，他的所作所为真是对结拜兄弟绝妙的讽刺。

何家安和阿满是师兄弟，师兄弟是师兄与师弟的合称，指有同门关系的人。拜同一个人为师，先入师门的为师兄，后入师门的为师弟。师兄弟之间应该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彼此帮衬，肝胆相照。可是阿满是怎么做的呢，当大头把自己的工作甩给何家安时，阿满没有帮助何家安反对大头，替

何家安出头，而是和大头一起欺负何家安，还用他姐姐引诱何家安帮他干活。当晚上睡觉时，长期和大头欺负何家安，他们睡在功夫凳上，让何家安睡在靠门的地上。三年之后，才介绍他姐姐带金和何家安认识，当大头不还何家安钱的时候，他不帮着何家安向大头要钱，也不劝他姐姐以感情为重，还说无能为力，不管不顾。这哪是师兄弟应该做的事情，也不顾及何家安为他做的一切，忘恩负义，助纣为虐。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中的关键词“兄弟”隐含了强烈的讽刺性，这简直就是反语，没有一点兄弟的情谊，反而比仇人更凶狠、更下流、更无耻。

2. 交换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中的第二个关键词是交换，交换是指通过提供某种东西作回报。从别人那里取得所需物品的行为。从经济学领域来说，交换具有同质性，交换双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可比的价值；交换具有自愿性，交换必须基于双方自愿；交换还具有双赢原则和利益空间。从感情的角度来说，交换与送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交换通常涉及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惠互利，而送则是无偿的给予，不期待直接的回报。

在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中多次出现交换这个词，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就写了何家安坐在轮椅上在公园里行驶着，他看到了两个小孩子在交换贴纸，这两个小孩子肯定是经常

在一起玩的玩伴，可能感情也不错，两个小孩的交流没有成功，原因是其中一个小孩想用大一点的贴纸换另一个小孩的两张小一点的贴纸。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应该是重感情的，但是两个小孩子就因为这一点争执，就没有完成交换行为，可见大人们之间的斤斤计较已经影响了孩子的思想和行为。

这让何家安想起了和大头在孤儿院的往事，大头有两张邮票，何家安想要一张，作为何家安的好朋友，好兄弟，一起在孤儿院长大的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大头，完全可以给何家安一张，但是大头一直强调，即使是好朋友、好兄弟也必须交换，否则说什么也没用。当然交换具有同质性、自愿性，如果大头始终能遵循交换的原则也可以。但是长大了的大头对何家安是怎么做的，他连交换的想法都没有，直接就是掠夺，就是明抢。当大头有的时候，他就强调交换，他不会给别人任何东西。当大头没有的时候，他就不提交换的事，就开始抢了。在大头的字典中，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非法占有别人的劳动和财产，还理所应当。

在小说开头的时候，作者就写何家安坐在轮椅上在公园中行驶着，他看见了一个穿了一袭粉红运动服的小女孩，他就想如果他当年和带金结婚了的话，他的孙子也该这么大了。他经过一棵树，发觉树旁有一棵很长很长的枯草，他俯下身子伸手拔下枯草，准备编织一只草蜢，然后陷入回忆之中，他回忆起很多事情，他一边想，一边编，一只长腿的草蜢也

就编好了，那只草蜢编的非常逼真。一个小女孩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朵黄色的小野花，瞪大眼睛看着那只草蜢。何家安看出小女孩喜欢这只草蜢，何家安夸赞小女孩手里的野花漂亮，希望自己也有一朵这样可爱的花，何家安问小女孩是否喜欢这只草蜢，是否想要这只草蜢，小女孩很犹豫，她以为何家安想用草蜢和她换她手中的小野花，他既想要草蜢，又不舍得把小野花给何家安。何家安也看出了小女孩的心理，何家安说他愿意把草蜢送给小女孩，小女孩惊异地问何家安，真的不要她的小野花吗，当确定何家安真的是想把草蜢送给她的時候，小女孩和何家安都笑了，那只草蜢，跟那朵花一样，静静的，舒适的，安躺在小女孩的一只嫩白的手掌上，何家安也体会到给永远比拿快乐。

高尔基给儿子信中说：“给永远比拿快乐。”高尔基认为如果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一生中留给人们的都是些美好的东西，以及对你的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你的生活将会轻松而愉快。那时你就会感到所有的人都需要你，这种感觉使你成为一个心灵丰富的人。你要知道，给永远比拿愉快。快乐，永远不是因为得到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而来。如果我们始终抱着“给永远比拿快乐”的观念，那么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会充满了弹性，更充满了柔性。心情更是跟着放松，自然而然的也就轻松快乐了起来。

3.安躺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中多次提到安躺这个词语，成为小说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安躺的心理状态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处于心情平静、安宁、无忧无虑的状态，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家的归属感。小说的题目“浪”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海浪的形态瞬息万变，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汹涌澎湃，象征着生活中的变化和无常，海浪永不停歇地翻滚着，浪永远没有安身之时，没有安躺之地。正因为浪的不安稳，不能安躺，所以作者才希望像树一样安稳。

在小说《浪》中，树作为浪的对立面，树是安稳，是人们可以依赖的存在。作者在小说开篇就对环境进行描写，在环境描写中多次提到大树的意象。“柔柔的阳光，洒在公园上。”介绍了天气，是一个晴天，阳光是温柔的，懒洋洋地散满公园的每一个角落。“小径旁的树木随风落叶，树旁的小草也有些枯黄了。”揭示了季节是秋季，落叶和枯草也为下文埋下了伏笔。“两旁的大树，在他身旁一棵一棵地溜过。”“他经过一棵树，发觉树旁有一棵很长很长的枯草。”

在生物学中，树是具有木质树干及树枝的多年生植物。在文化和象征意义上，大树常常代表着稳定、生命和力量。它象征着坚韧和自然的力量，大树被视为灵魂的栖息地。

作者在小说中第一次提到安躺是在大头儿子满月那天，何家安有几分酒意，就想他应该有个安躺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得到温暖，在那里他可以真正说出心里的话，真正的

表露自己的感受，真正地开怀大笑。这是作者在小说中具体解释了安躺的含义，其实人们一看就能明白，这个安躺的地方就是家。提到家，何家安就想到了和带金结婚，带金父母就给何家安开出了一个何家安无法支付的单子。何家安就去找大头商量让大头还钱。大头不但不还钱，还发了火。何家安手里没钱，就找不到带金，阿满也推脱说无能为力。

不能和带金结婚，就没有家，就没有安躺的地方。每当何家安放工之后，他就去海滩看海上的浪，他看到海浪一直在奔走，他就想也许海浪也很累，也想找一个地方安躺，但是海浪也没有地方让自己安躺下来，每一个地方的海浪都一直在奔驰。作者用了类比的手法，何家安和海浪一样，一直找不到安躺的地方，一直在奔波劳累。何家安每个晚上都看着海浪，叹气，徘徊，像一个思想家一样一直在思考，像一个诗人一样一直在抒情，直到他认识了红姑，红姑竟然是大头的旧相好。何家安找红姑是因为他的钱被大头“借”走了，大头也不还这“借”的钱，何家安就没钱结婚安家，他只能找红姑，想在红姑那里找一个可以安躺的地方，可以有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虽然何家安在十多年的时间，每个月去红姑那里几次，把大半个月的薪水都给了红姑，但是换来的依然是失业醉酒之后被红姑推出门外，腿被撞断，变成残疾人，坐在轮椅上每月领救济金过日子。在现实中，何家安始终没有找到具体的真正的可以安躺的家，作者为主人公取

名“何家安”，这个名字里有很强的隐喻性，意思是哪里有家可以让人安躺。

在小说的结尾，何家安找到了心灵中可以安躺的场所，何家安是在孩子纯真的笑容中找到的。作者在小说中多次对小孩子进行描写。当何家安坐着轮椅在公园里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两个小孩在交换贴纸。他们在争吵怎样交换贴纸，没有交换成功。这个情景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在孤儿院的一幕，同室的大头有两张邮票，何家安想要一张，大头坚决不给，必须要交换，何家安没有邮票，没有交换成功。这样的描写表现了被成人世界的世俗和平庸污染了内心的孩子的做法。

但是，当何家安坐轮椅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小姑娘，穿着一袭粉红色运动装，和她的爷爷一起在公园里玩。小说结尾时，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朵黄色的小野花，瞪着眼看着何家安手里的草编草蜢，她喜欢何家安手里的草蜢，又怕何家安让她用手里的野花换，很犹豫，最后何家安把草编草蜢给了小女孩，没要小女孩手中的小野花，小女孩笑了，笑得如春阳一般，何家安也笑了，一生人第一次真正的开怀大笑。体会到给予的快乐。

结尾“那只草蜢，跟那朵花一样，静静的，舒适的，安躺在小女孩伸出的一只白嫩的手掌上。”结尾余音袅袅，这是一个开放性结尾，让人思考和想象，意境深远。何家安也找到了精神上的安躺，并昭示人们，能让人安躺的前提是人

们具有孩子般没有被世俗的，平庸的思想所浸染的纯真的心灵。

陈赞一博士运用几个关键词，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兄弟般的情谊，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交换而来的，爱需要的是不以交换为目的的无私的奉献，这样，人们才会有可以安躺的温馨的港湾。

（二）何家安的追求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的主人公何家安，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他渴望得到爱，他听大头说听姑娘的话，姑娘就喜欢你，姑娘喜欢你就不骂你，还给你糖吃。何家安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听话就喜欢，喜欢就给糖，下一次助养他的朱姐姐来探望，他一定要不停地笑，因为朱姐姐说过愿意看他笑，朱姐姐喜欢他笑，他就笑给朱姐姐看，朱姐姐看到他笑就喜欢他，喜欢他，那就可以叫朱姐姐买邮票给他，他要朱姐姐给他买比大头还多、比大头还美丽的邮票，他要笑，要笑，一直这样想着进入睡梦中。

何家安也对世界，对别人充满爱心。何家安爱人，宽容，隐忍，即使被坑无数次，依然初心不改，真心不变，对人们、对世界的真情期待依然不减分毫，他依然守望和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真心。何家安忍让，平和地接受现实给予他的一切，一方面是因为何家安老实厚道，另一方面何家安具有无私奉献爱的思想。

何家安也有自己的想法，想有自己的家，想有一个可以安躺的地方，可以说出自己真正的感受，可以开怀地大笑，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因为大头借了他的钱，这根本不是借，这是明抢，他的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达到。

对于大头对他的非分的要求，他本可以反抗，他可以不帮助大头做本属于大头的工作，他可以拒绝，可以向老板申诉，维护他自己的正当的权利，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当大头向他借钱，就凭大头平时对他的态度和做法，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借，钱在何家安的手里，他不把钱拿出来，大头是没有办法拿到的，但是他觉得大头需要钱，就应该帮大头。

当何家安要和带金结婚，向大头要钱，大头不还所借的钱，他可以一直去要钱，甚至可以走法律程序，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他的钱，但是他没有那么做，最后因为没要回来钱，就没有娶到带金，他也没有怨言。

何家安后来和红姑在一起，一个月何家安去红姑家几次，大半个月的薪水都到了红姑的手里，十多年，红姑榨取了何家安多少血汗钱，但是当红姑知道他失业后，在何家安喝得酩酊大醉的情况下，把何家安推出了家门，导致何家安被撞断了一条腿。作为何家安，失业了为什么要喝醉了以后去找红姑，如果他是清醒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向红姑讨个说法，也不至于把一条腿撞断了。再说，失业是很正常的，如果以

清醒的头脑，健康的体魄，再找一个工作也不是问题的。

何家安的这些做法和他的碍于情面的性格有直接关系，可以说何家安走到最后的地步，他自己应该负有责任。这是因为别人的蛮横不讲道理，也是何家安性格太宽厚，不够勇敢，不够强硬，不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在小说中没有透露出何家安信仰任何宗教，那就有可能是作者的宗教情结，给何家安安排了这样的结局，何家安以平和的心态，欣然接受世界给予的一切，哪怕是不公平的待遇，虽然世界给予他这样悲惨的遭遇，但是他还能以平和的心态接受，还能保持对世界，对纯洁友情的期盼，这可能就是宗教的精神和力量。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有浓郁的宗教情结的许地山有一篇小说《缀网劳蛛》，就是表现了带有宗教色彩的积极人生态度。《缀网劳蛛》是许地山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公尚洁作为一个独立、沉静的女子，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都能够以一种淡然、宽容的心态去面对。她将自己的命运比作蜘蛛的网，无论网如何残破，都能够平静地等待机会重新织补。这种态度体现了对生活的坚韧和对命运的顺应，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宗教信仰在人生困境中起到的抚慰和指导作用的认可。这种思想和态度与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有很强的一致性。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和许地山的小说《缀网劳蛛》的相似点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在遭遇到困境时依然能够保持心境的平和和宽容。在《缀网劳蛛》中，清白的尚洁被污蔑与谭先生不清白，尚洁也不解释，她的丈夫长孙可望生气几天不回家，其实他在等待时机突击查看尚洁的所作所为。一天，尚洁家里来了盗贼，摔倒在墙跟下，下人们辱骂受伤的盗贼，尚洁制止了下人，并说人成为一个盗贼也是很可怜的，让下人把盗贼扶到家里，亲自为盗贼疗伤，被回家的长孙可望看到，长孙可望以为是尚洁和盗贼是男女关系，气愤至极拿出小刀刺中了尚洁的肩部。尚洁离开了家，到好朋友史先生史夫人的别业，位于马来半岛的土花安静地疗养生活，一待就是三年。长孙可望信奉了宗教，在牧师的引导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去请尚洁回家，自己到槟榔屿进行修行悔过。

尚洁说人家怎么对她，她就怎样接受，从来也不计较的。别人伤害她，她也宽恕。她没有成见，事情怎么来，她就怎么对付。尚洁觉得她像蜘蛛，命运就是她的网，蜘蛛不晓得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的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静静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网。人和蜘蛛的命运一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整或缺损，只能听其自然罢了。你要问蜘蛛补网干什么，因为它是蜘蛛不得不如此。

尚洁在遇到各种困境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平静宽容的态度应对一切。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中的何家安面对大头、阿满、带金、红姑对他的做法，也是保持平静，并且能宽容地对待，这些都是宗教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无私，博爱。

但是这两篇小说在主题上也有不同之处，相比之下，许地山先生的小说《缀网劳蛛》中的尚洁有宿命的思想，对待事情的处理也带有消极和被动的成分。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更表现出主人公何家安的追求是爱的无私奉献，不管别人怎样对他，不管他的遭遇多么坎坷，多么不幸，他不但平和地接受，坦然面对，他更以真爱示人。何家安认为生命是因爱而来的，人生来就是去创造爱，去给予爱，去传播爱。在爱之中又有大爱和小爱之分，小爱是有期盼的，我爱你十分，你最起码要回我一分的爱，是交换的爱。大爱、博爱、仁慈之爱，只是给予，不会索取。他还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真爱对待每个人，不要让不好的风气污染了孩子纯洁的心灵。这是何家安高尚的品格，这也是作者崇高的追求。

在艺术特色上这两篇小说也存在不同之处，许地山先生的《缀网劳蛛》是比较浪漫化和理想化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当他自由地驰骋于幻想世界时，往往会把自我设想成无所不能的生命主体，浪漫主义必然是他竖起的理想大旗。一个崇尚浪漫主义的人必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究其本性而言，也是浪漫的。许地山确实是一个倾向于浪漫主义

的理想主义者，许地山先生的《缀网劳蛛》以异域色彩、宗教氛围、爱情线索变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是写实的，通过真实的细节描写，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通过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真实反映了世界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真实情况，富有揭示和批判的精神。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更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在冷酷的现实中展现些许温暖，在灰色的生活中绽放些许亮色，给生活在世界中的人们提供些许慰藉。

二、艺术特色

（一）强烈的讽刺性

讽刺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暴露对象的矛盾或缺点，揭示社会现象、人性弱点以及各种荒谬之处，通常带有讥刺和嘲讽的笔法。小说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讽刺，陈赞一博士小说《浪》通过冷静的叙述，在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中，暗藏着强烈的讽刺之意，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特点。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讲述何家安所经历的故事，在故事的讲述中，作者不动声色地介绍了何家安身边的人的强盗式、诡辩式的逻辑，表现出深刻的讽刺意蕴。

1. 在孤儿院时大头的诡辩逻辑

孤儿院里同室的大头有两张邮票，何家安很想要一张，大头就是不给，如果想要就要交换，何家安说姑娘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好兄弟，大头说，好兄弟、好朋友又怎样，这邮票是我的，你不能拿走，想要就得交换。这是小时候在孤儿院里时大头的逻辑，好朋友、好兄弟又怎样，想要我的东西必须要交换。

大头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你听姑娘的话，姑娘就喜欢你，姑娘喜欢你就不骂你，还给你糖吃；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姑娘就不喜欢你，不喜欢你就骂你，有时还会罚你。

何家安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听话就喜欢，喜欢就给糖，下一次助养他的朱姐姐来探望，他一定要不停地笑，因为朱姐姐说过愿意看何家安笑，朱姐姐喜欢他笑，他就笑给朱姐姐看，朱姐姐看到何家安笑就喜欢何家安，喜欢他，那就可以叫朱姐姐买邮票给何家安，何家安要朱姐姐给他买比大头还多、比大头还美丽的邮票，他要笑，要笑，一直这样想着进入睡梦中。这是何家安的逻辑。听话就给糖吃，作者通过对何家安的心理描写，表现了孤儿院孩子的悲哀，读来令人心痛。

2. 当学徒时大头和阿满的强盗逻辑、诡辩逻辑

后来，何家安和大头都长大了，大头的逻辑也变了。何家安和大头到西营盘一家装修公司当学徒，认识了师弟阿满。

老板对他们的分工是，何家安的任务是买菜和洗碗碟，大头的任务是烧菜，阿满负责劈柴和收集引火用的杂木屑。可是何家安三天两头地要把买菜、烧菜、洗碗碟和劈柴的活都干了。

大头问何家安，“我是否你的结拜兄弟？”何家安回答“是”，大头又问“我对你很好，情如手足，是不是？”大头不等何家安回答，就赶紧说：“是就行了，一场兄弟，我对你那么好，你帮我烧菜吧，我佳人有约。”大头之所以不等何家安回答，就赶紧抢着说，估计是怕何家安说出否定的答案，也就是说大头对何家安不是那么好，不是情如手足，这和小时候的逻辑发生了改变，小时候的逻辑是，好兄弟、好朋友又怎样，这邮票是我的，你不能拿走，想要就得交换。现在是结拜兄弟，就要帮他干活，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是道德绑架。师弟阿满也问何家安：“我是否你的师弟？”何家安说“是”，阿满就说：“我们师兄弟感情那么好，你看我那么瘦小，怎有力气劈柴，你帮帮我吧，反正我有一个姊姊，也许很适合你的。”阿满肯定是跟大头学的，提出蛮横荒唐的理由，他瘦小，力气小，何家安就应该帮他的忙，他不但无理取闹，道德绑架，还软硬兼施，使用美人计，拿他姐姐来引诱何家安，后来何家安没钱拿彩礼、办酒席来娶他姐姐，他根本就不帮忙。

大头和阿满还利用他的强盗逻辑，霸占仅有的四张功夫

凳，因为大头和何家安是兄弟，又对何家安“好”，晚上睡觉是躺在两张功夫凳睡觉。阿满是何家安的小师弟，阿满又有一个美貌的姐姐，阿满晚上睡在两张功夫凳上。何家安就睡在临近门口的地上，方便晚上关门和早上开门。

3. 当师傅时大头的强盗逻辑、诡辩逻辑

三人学徒期满都当了师傅，没变的是何家安依然买菜、烧菜、洗碗碟和劈柴，阿满的工具袋跑到了何家安的背上，木屑也由他统领了。

三人学徒期满，何家安也认识了阿满的姐姐带金，带金虽不算漂亮，但是何家安很喜欢，带金有白白的牙齿，有健硕的身体，何家安认为带金是可以跟他吃苦的。

当何家安和带金谈恋爱三个月的时候，大头要结婚，向何家安借钱，何家安沉默不语，大头又用强盗逻辑道德绑架何家安，“怎样，一世人两兄弟，我对你那么好，你也不帮我，你怕我没有钱还吗？”何家安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大头就说不是这个意思就借钱给我，这哪是借，这是明抢啊！

大头结婚不到一年，何家安就去大头家喝孩子的满月酒，何家安有几分酒意，就想，他应该有个安躺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得到温暖，在那里他可以真正说出心里的话，真正的表露自己的感受，真正地开怀大笑。

第二天他去找带金，带金要听父母的意见，因为父母对她好，花时间花金钱养育了她。带金父母就给何家安开了一

个单子。何家安就去找大头商量让大头还钱。大头发火了，用强盗逻辑讲了三点，一是他刚生了孩子，没有钱还给何家安；二是大家是从孤儿院就开始做兄弟，大头又对何家安这么好，千万不要因为金钱而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三是如果带金真的爱何家安，即使没有钱，带金也能跟何家安，如果是钱买来的感情，也就不要了。大头真是一个诡辩专家，滔滔不绝地把无理讲成了理所当然，让何家安无法开口。最后大头还不忘安抚何家安，拍着何家安的肩说，要请何家安喝酒。真实厚颜无耻，丧尽天良。何家安手里没钱，就找不到带金，阿满也推脱说无能为力，真是无情无义。

4. 红姑的强盗逻辑

何家安每个晚上都看着海浪，叹气，徘徊，像一个思想家一样一直在思考，像一个诗人一样一直在抒情，直到他认识了红姑，红姑竟然是大头的旧相好。他们的认识就不能不让人觉得蹊跷，是不是他们认识并不只是偶然。

何家安和红姑交往了十多年，每个月去红姑家几次，大半个月的薪金就交到了红姑手里。直到有一天何家安因为失业了，心情不好，喝得酩酊大醉去红姑家里，红姑得知何家安失业了，不顾他酩酊大醉，把他赶到街上，第二天何家安醒来已经躺在医院里，一条腿被车撞断了，从此就坐在轮椅上领救济金了。

作者风平浪静地讲述着故事，叙述着大头、阿满、红姑的

强盗逻辑和诡辩逻辑，没有任何的感情波澜，但是读者读来肺都要气炸了，如果大头、阿满、红姑在面前，恨不能打他们几拳解解气，真是让人怒发冲冠。

这正是因为陈赞一博士讽刺手法运用的炉火纯青，不着一字一词的议论，不表达一褒一贬的好恶评判，讽刺之意溢于言表，爆浆而出，倾斜而下。

（二）往事与现实的交错

小说的叙述顺序有很多种，每一种叙述都有独特的作用，每一种叙述顺序都是不可替代的，作家进行叙述时也不不一定就选择一种叙述顺序，有时是先后采用几种叙述顺序进行叙事，到底是选用哪一种叙述顺序，要看文本表达的需要，和作家的选择了。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写作基本上什么叙述顺序都用过，也都用得非常成功。他的小说《浪》基本上是采用插叙的叙述顺序。插叙，是在叙述中心事件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展开情节或刻画人物，暂时中断叙述的线索，插入一段与主要情节相关的内容，然后再接着叙述原来的内容。运用插叙的作用是使内容更加充实，情节更加丰富，衬托主要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照应上文或为下文铺垫，使主题更鲜明、更深刻。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运用插叙，把故事讲得生动形象，作者带领读者在往事与现实中穿梭，丝毫不觉得忙乱，

主要原因是过渡非常自然，使小说的叙述浑然一体。

小说的开头作者用了舒缓的笔调描写了公园里慵懒的、温柔的、惬意的一幕。何家安和往常一样，坐在轮椅上，一只手将轮椅一步一步驶向前，公园里的老老少少的游人，从他身边经过。

这时，何家安看到一个老翁拄着拐杖，不停地向他点头微笑着走来，何家安也对着老翁点头微笑，但是老翁好像看不到何家安，径直走到何家安的身后，原来老翁看到的是何家安身后的人。何家安回头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装的小女孩走到老翁的面前，叫老翁爷爷，老翁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何家安就想，如果他当初娶了带金，他的孙子也许有这么大了。这是为插入对往事的回忆埋下伏笔。何家安看见大树旁有一棵很长很长的枯草，他俯身拔下这棵草，准备编织一只草蚩。他的轮椅又往前行驶了几步，他又看到两个小孩在交换贴纸，这两个小孩因为交换的贴纸数量多少没有达成协议，没有交换成功，彼此要回了他们的贴纸。

作者用了一句话“何家安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这是触景生情，何家安看着眼前这两个小孩因为交换贴纸而产生的矛盾，使交换没有成功，想起了他小时候在孤儿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何家安开始回忆起他的往事，这样的过渡非常自然，无缝连接地过渡到对往事的回忆中。

何家安回忆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孤儿院的时候，他和大头住在同一间宿舍，大头有两张邮票，何家安很想要一张，但是大头就是不给。

然后何家安还回忆了他和大头、阿满一起做学徒，一起做师傅的事情，大头和阿满一直让何家安帮他俩做事，还让何家安睡在地上，大头要结婚向何家安借钱，孩子都满月了也不还何家安的钱，害得何家安不能和带金结婚。

何家安与大头的旧情人红姑交往十多年，大部分的薪水都到了红姑的手上，当因何家安失业受打击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把他赶出大门，何家安腿被撞断领救济金的许多往事。当读者正沉浸在何家安不幸的经历之中，为何家安打抱不平之时。作者用了一句话，“他一边想，一边编，一只长腿的草蜢也就编好了。”叙述自然就过渡到现实中来，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叙述技巧。

然后接着叙述何家安把手编草蜢送给了小女孩，也没有要小女孩手里的野花。小女孩笑了，笑得如暖阳一般，何家安也笑了，一生人第一次真正的开怀大笑。那只草蜢，跟那朵花一样，静静的，舒适的，安躺在小女孩伸出的一只嫩白的手掌上。

作者拔下一棵长长的枯草，想要手编一只草蜢，然后陷入回忆之中，在回忆的时候，一边想一边编，回忆结束的时候，草蜢也编完了，最后把手编的草蜢给了一个小姑娘。作

者把手编的草蚩当作一根红线，串起了往事与现实，完成了时间旋转与拼接，使叙述变得摇曳生姿，浑然一体。

（三）鲜明的对比

对比的修辞手法是把两种相反或相对的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并举出来，相互比较的一种修辞方式，目的是为了突出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小说中运用对比修辞手法，可以增强小说的感染力和深度，突出主题和观点，引发读者的思考。陈赞一博士在小说《浪》中就运用对比，表现主题，增强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1.现实中两个小孩和回忆中何家安与大头的对比

何家安坐着轮椅在公园里行驶，他看到两个小孩在交换贴纸，一个小孩要用五张贴纸换另一个小孩的六张贴纸，原因是他其中的一张贴纸比较大，要换对方的两张贴纸，另一个小孩拒绝了这个请求，导致贴纸交换没有成功。何家安想起在孤儿院的时候同室的大头有两张邮票，何家安想要一张，大头坚决表示，即使是好朋友、好兄弟也不行，一定要交换。现实中的这两个小孩应该是何家安的孙子辈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依然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交换规则都是那么严格，可见交换的规则多么牢固，在连续的三代人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没有改变。

2.大头自己前后不一的逻辑的对比

在孤儿院，何家安想要一张邮票，大头坚持说必须要交换。在做学徒和做师傅其间，大头把他的工作都压给何家安，并且声称他们是兄弟，所以何家安就该帮他干活。在孤儿院的时候他声称，即使是好朋友好兄弟也必须交换。大头要结婚把何家安准备结婚安家的钱借去了，理由也是他们是兄弟，所以何家安必须借钱给他。当何家安要结婚向大头要钱的时候，大头依然宣称他们是好兄弟，大头才生了儿子，哪有钱还给何家安，不要因为金钱破坏了他们的感情。大头前后不一的逻辑能看出大头的品质，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的人，没有底线的人。

3.带金前后行为的对比

何家安和带金谈恋爱三个月了，何家安和带金商量结婚的事，带金说婚姻之事要由父母做主，父母对她那么好，花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养育她。当何家安要不回大头借的钱，不能满足父母开的条件，何家安就找不到带金了。何家安和带金都谈了三个月的恋爱了，都要谈婚论嫁了，就因为何家安拿不出钱来，带金就不见何家安了。这哪里是爱情，这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换的关系。

4.红姑前后行为的对比

当何家安有工作有薪金的时候，何家安一个月都要来红姑家几次，大半个月的薪金就到红姑手里了。何家安每次到红姑家之前，都提前给红姑打个电话，等何家安来的时候，

就会看见鸡汤补品等满满一桌子，还哥儿，心肝儿、宝贝儿地叫着，就这样的交往维持了十多年。当何家安失业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红姑冷酷地把何家安推出门外，导致何家安被撞断一条腿，坐在轮椅上领救济金。通过对比，表现了红姑的见钱眼开，忘恩负义。

5.何家安与其他人的对比

何家安身边的大头、阿满、带金、红姑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他们欺骗何家安，欺负何家安，他们对何家安连交换都没有，就是巧取豪夺，就是赤裸裸地明抢。但是何家安不争辩，不怨恨，依然对世界充满了真诚和期望，他无私的奉献，他无怨无悔的付出，他追求的是真爱，并希望下一代一定要有真爱，爱自己，爱别人，爱世界，这才是人的本性，这才是善良的人性。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表现了主人公的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他人着想，无私不仅是一种行为表现，更是一种精神追求，能够深刻影响读者对人性和道德的理解，展现出人性的光辉和高尚的道德品质。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表现了主人公的博爱精神，展现人性光辉，传达社会价值，促进道德自我完善，增强作品感染力。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体现了对底层生命的关怀，表现了真；体现了对自由的绝对坚守，表现了善；体现了超越外表的内在美，表现了美。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体现了博爱下的真善美，博爱思想融

合了儒家仁爱的传统，吸收了墨家兼爱的平等性和佛道的某些理念，形成了张载主张的差序与平等辩证统一的仁爱观。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通过博爱主题，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力量 and 影响力，通过人物的成长和转变，提供情感上的共鸣和救赎。启发读者对人性、道德和社会的思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视角，有助于推动文学作品的多样化和深度挖掘人性的复杂性。

陈赞一博士的小说《浪》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揭示了深刻的主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真诚的，是无私的，是付出，是给予。这篇小说告诉人们，给永远比拿快乐！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揭示无私、博爱主题的小说一般都是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但是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很难有作家能够一致高扬着浪漫主义的大旗，臻于浪漫主义的境地，往往是转入到现实主义的世界，小说的主题就开始表现社会的矛盾，时代的发展了。像陈赞一博士这样一直在现实主义的视域下，始终表现无私、博爱、真善美、为他、坚持理想的精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是独树一帜的。陈赞一以博爱为主题的小说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教育意义。它们通过展现人性的光辉，提供情感共鸣，启发读者思考，丰富文学创作，以及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为读者带来心灵的触动和思想的启迪，引导读者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道德观念，激发读者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